

1683年鄭清澎湖之役勝敗分析

葉振輝（國立中山大學歷史學程教授）

一、前言

研究1683年鄭清澎湖之役的念頭，始於三年前。當時參與許雪姬教授主持的一項研究計畫，預備研究澎湖歷史上四大戰役：1622-24明荷之役、1683鄭清之役、1885中法之役、1895中日之役，那是回饋給先祖父母故鄉一湖湖的一點心意。由於日常教學忙碌，無法如願一氣呵成，澎湖歷史上四大戰役的研究只能夠逐篇進行。

最先研究的，是1885中法澎湖之役。因為當時應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之約，剛完成臺灣先賢先烈專輯《劉銘傳傳》，和應第一屆淡水學研討會之約，完成〈1884西仔反淡水之役〉：那篇文章和一本書，都與中法戰爭（1884-1885）有關。順勢而為，因此有1885中法澎湖之役的研究。

接著是1895中日澎湖之役的研究，時間上，與1885中法澎湖之役，相差10年，也都發生在3月間，整個戰役期間都是3天；諸多巧合，因此又有（乙未中日澎湖之役）脫稿，起先在兩年前南台灣鄉土研究研討會（中正大學歷史系主辦）發表，不久前才投稿《碇碇石》季刊。

本篇成為澎湖歷史上四大戰役的第三篇。在研究時機上，與1999年5月3日聯合報第15版刊登了一篇署名「夏承華」的文章，題為〈康熙統一臺灣首取澎湖〉有關。當時，中國人民解放軍正在東山島演習，以登陸海島為假想任務。引起若干聯想：是否歷史會重演？是否澎湖之役會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消滅中華民國在臺政權的最後一戰？1683鄭清澎湖之役，因此成為接續的研究題目。

二、鄭清澎湖之役是否單純的武力決戰

個人從未做過鄭氏時期的歷史研究，1683鄭清澎湖之役，算是頭一篇。據初步了解，夏承華的文章〈康熙統一臺灣首取澎湖〉，給人一個印象，即只要一次決戰，臺灣就投降了。事實是否如此？不無疑點。由於新聞媒體容易創造錯誤印象，夏文雖非學術著作，卻有一定程度的心理威脅，故不能不予以辦正。

先看夏文所提到的月日，無論是「1683年6月16日清艦隊在施琅率領之下向澎湖發動攻擊」、或是「至7月5號鄭克塽完全接受清政府的和談條件」、或是「7月13日施琅

率軍登陸臺灣接管全境」，都是陰曆，文內並未註明。這種情形本來就不應容許發生在歷史研究著作上面，但報紙刊載讀者投書，報社本身竟然失察，讀者如何被誤導，實在無從想像。

經查文獻資料，施琅向清廷獻議攻略臺灣，非只一次；而且，每次獻議攻略臺灣的路線，都不太一樣；施琅一直在修正路線，到最後進兵前，才確定不改。夏文以1668年施琅因剿寓撫策略，為一成不變，與史實有所出入。

再看夏文所述：1668年，施琅提議派兩支艦隊，分別向南封鎖打狗港（今高雄），向北封鎖蚊港（今臺南縣西南）。夏文將1681年施琅獻議的內容稍加修改後，套在1668年，也不是正常的歷史研究。

夏文敘述：

「施琅在1668年即上疏康熙提出『因剿寓撫』的戰略方針。希望以戰逼和，用軍事手段促成統一問題的政治解決。施琅還為這一戰略方針制定了三個階段的具體方案。第一階段，以水陸兩棲部隊攻占澎湖，使臺灣門戶洞開、貿易受阻，威脅對外聯繫的通道，形成生存恐懼。第二階段，派使者赴臺談和，實現和平統一。若和談破裂，就採取第三階段，向臺灣本島發動重點攻擊，以主力艦隊直抵臺灣當時的政治中心承天府(今臺南市)以西的安平港實施管制。同時派出兩支精銳的快速艦隊，一支向南封鎖打狗港(今高雄港)，一支向北封鎖蚊港(今台南縣西南)，使鄭氏部隊首尾不能相顧。在控制了當時臺灣進出的主要港口水道之後，實施圍困，並進一步招降，或促使鄭軍內部衝突、分裂、不戰自潰。如仍不能達到目的，則對臺灣實施登陸作戰，先掃清城市以外、村落之間的鄭軍，再攻取鄭軍困守的孤城，最後武力奪取整個臺灣。」

如果是1681年的獻議，則照聯經公司出版《臺灣研究資料彙編第一輯冊3》引述施琅在1681年(康熙20年)的〈陳海上情形疏〉。疏文提到：

「是為因剿寓撫之法：大師進剿，先取澎湖，以扼其吭，則形勢可見，聲息可通，其利在我。仍先遣幹員，往宣朝廷德意。若鄭經勢窮向化，可收全績；倘頑梗不悔，俟風信調順，即率舟師，聯艘直抵臺灣，拋泊港口，以牽制之，發輕快船隻，一往南路打鼓港口，一往北路蚊港，海翁窟港口；或用招誘，或圖襲取，使其首尾不得相顧，自相疑惑，疑則其中有變。賊若分，則力薄，合則勢蹙。於以用正用奇，相機調度登岸，次第攻擊。臣知己知彼，料敵頗審，率節制之師，賈勇用命，可取萬全之勝。倘賊踞城固守，則先清剿其村落黨羽，撫輯其各社土番，狹隘孤城，僅容二千餘眾。用得勝之兵，而攻無援之城，使不即破，將有垓

下之變，賊可計日而俟」。

如果是1668年的獻議，則照江日昇《臺灣外記》卷六，應該是北邊的笨港(蚊港，今雲林北港)和南邊的海翁窟港(海尪窟港)。海翁窟港，絕非打狗港。今安平港倒有可能，因為海翁就是鯨魚也叫做鯤身，安平舊名頭鯤身。蚊港也不在今臺南縣西南，而是在臺南縣北邊。

夏文已經有了上述破綻，其不值採信，自不待言；但其隱含澎湖之役乃武力決戰之中心概念，仍須辦正。

三、鄭氏的弱點

1680年，鄭經從廈門敗歸臺灣後，居住今臺南市開元寺，儘管其母董氏責備有加，鄭經仍然不問政事，嬉遊為樂¹。1681年3月17日(康熙20年、永曆35年春、正月壬午)，鄭經去世²，不久，清廷便加緊對臺灣方面的經濟封鎖，3月26日(二月辛卯)「命展沿海邊界」³。稱中國大陸為內地，由此開始，內地與沿海相對，沿海地區一片荒蕪，鄭氏無從獲得許多必需物資，戰力大受影響。

鄭軍1674年入漳泉，到1677年兵潰，退到廈門，兵餉便有問題⁴。從1679年年初起，從福寧到詔安，三十里(內)清軍量地險要，築小寨，屯守兵，限以界牆，於是沿海地區數千里，無復人煙⁵。這一年，鄭經連失泉州、漳州二郡，部下將士又多叛降於清，他終於無法再立足於金門、廈門二島，最後只好退回臺灣⁶。鄭軍在大陸失敗，軍力潰去十有八九，遣劉國軒調殘兵，守澎湖；後勤補給也有問題，於是派殷戶出糧，抽壯丁為兵，以致民心離散、士卒喪氣⁷。戰艦寡、軍糧缺乏的現象，到1683年7月10

¹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杜臻(原著)，澎湖臺灣紀略(臺北：臺灣銀行，1961)，臺灣文獻叢刊第104種，頁54。

²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夏琳(原著)，海紀輯要(臺北：臺灣銀行，1958)，臺灣文獻叢刊第22種，頁67。

³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清代官書記明臺灣鄭氏忘事(臺北：臺灣銀行，1963)，臺灣文獻叢刊第174種，頁19。

⁴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彭孫貽(原著)，靖海志(臺北：臺灣銀行1959)，臺灣文獻叢刊第35種，頁82。

⁵ 靖海志，頁87。

⁶ 蘇同炳，〈清初東南沿海遷界史事考實〉，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慶祝成立四十周年紀念論文專輯(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88)，頁261。

⁷ 澎湖臺灣紀略，頁54。

日，施琅率艦攻打澎湖初度失利時，都還存在著，為此緣故，劉國軒不敢追擊施琅⁸。

領導中心發生問題，是鄭清澎湖之役前鄭氏的另一個弱點。鄭經長子鄭克【土臧】，在鄭經去世前為監國，「嚴毅有成功之風」，幾個弟弟都怕他⁹，鄭經去世的第三天，董氏(素不合於鄭成功的妃子)收其監國印，接著被弟弟們監禁並殺害。克【土臧】的岳父陳永華，是鄭成功顧命重臣，比鄭經早幾個月去世；克【土臧】背後兩位高人先他而去，注定了他的悲劇結局，不僅不能如鄭經遺言，繼承延平郡王位¹⁰，而且還遭殺身之禍。年僅12的鄭克塽繼位，「幼弱不認事，事皆決於侍衛馮錫範，人心益失」¹¹。馮錫範「懦而無斷，低徊猶豫，其實無能為」¹²。

1683年澎湖決戰前三年內，臺灣方面連續旱災，米價騰貴，承天府兩次火災，一千六百餘戶無家可歸；還有不少異象，引起改朝換代的謠傳。施琅起兵之前半個月，臺灣發生嚴重土石流，在在顯示民心不穩¹³。

四、清廷和戰兩手策略

鄭氏末期的種種衰弱現象，使清廷決定以武力逼迫鄭氏投降。但在策略上，卻靈活運用，「寓剿於撫」，有時遣使議息兵，趁機探鄭氏虛實，有時重金收買鄭方將領，有時致書鄭氏國防主要負責人劉國軒，極盡分化離間之能事。

1679年年底（康熙18年10月），劉國軒正以一萬多兵力，在漳州城外，對抗十幾

⁸ 海紀輯要，頁76。

⁹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川口長孺（原著），臺灣割據志（臺北：臺灣銀行，1957），臺灣文獻叢刊第1種，頁77。

¹⁰ 東鄉吉太郎，澎湖島（臺南市：嵩山堂，1932；臺北：成文，1985，翻印本，澎湖島二種），頁98。

¹¹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王之春（原著），清朝柔遠記選錄（臺北：臺灣銀行，1961），臺灣文獻叢刊第126種，頁8。

¹² 1683年10月20日施琅所遣侍衛抵達北京，回答朝廷詢臺灣事情問，作如此研判。靖海志，頁97。

¹³ 海紀輯要，頁67-77；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閩海紀略（臺北：臺灣銀行，1958。臺灣文獻叢刊第23種），頁61-65。記載：

永曆35年（1681年）4月，承天府災。監國克【土臧】妻鄭氏自經。六月，豬妖疊見。秋、八月，中軍營火。時災異數見；九月，塗塹庭火。

永曆36年春、2月，雞籠山大疫。汛守官兵死者過半。3月，白虹貫天。秋、7月，安平鎮火。10月，歲饑。12月，承天府火災，沿燒一千六百餘家。歲飢，米價騰貴，民不堪命。

永曆37年（1683年）2月，米價大騰，民饑死甚多。夏、4月，鱷魚登澎湖島，死於民家。5月，承天府諸生象。11日，雨；夜有大星西墜下，各有小星隨之。下淡水山頂噴泥。老番私語云：『欲易代，固如是也』！東寧旱荒已三年，至是月28日突降大雨；至6月初6方晴，溪谷皆崩壞。

萬來援的清軍，劉國軒指揮自如，清方陸軍畏之如虎；此時福建總督姚啟聖遣人至海上，向劉國軒招降，被嚴詞拒絕；姚啟聖又設「修來館」，懸重賞，鄭氏文武兵將投降的，每日數百人¹⁴。

1680年春（康熙19年2月28日），廈門被福建水師提督萬正色攻陷，銅山守將朱天貴向福建總督姚啟聖投降；鄭經敗歸澎湖，停留約兩週，回到東寧（今臺南市）¹⁵。

1681年6月8日，鄭氏的談判代表傅為霖，有密函送達福建總督姚啟聖，內稱，鄭氏「叔侄相猜，文武解體，主幼國疑，時不可失」¹⁶。秋（康熙20年8月），清方吳、陳二使，又有臺灣之行¹⁷。清方目的可能在打探鄭氏虛實，並不期待那次談判會有結果，清方早知鄭氏的底線，是比照朝鮮之例：入貢不薙髮¹⁸；但是清廷堅持必須薙髮，雙方沒有共識。兩個月後，傅為霖做清方內應事洩被誅¹⁹。

1681年上半年一連串的事件，顯示臺灣方面政局不穩，到下半年，清廷希望儘速對臺灣用兵。姚啟聖上疏，請攻臺灣，並推薦內大臣伯施琅出任水師提督，取代萬正色提督；另一方面，萬正色建言臺灣難攻，且不必攻。施琅在召見後，果然被任命水師提督，萬正色改任陸路提督，取代原任諸邁²⁰。1681年7月21日（康熙20年6月7日），清廷命福建總督姚啟聖等規劃進攻澎湖、臺灣²¹；1681年9月10日（康熙20年7月28日），命原任右都督施琅為福建水師提督，率舟師進取澎湖、臺灣。1681年9月19日（康熙20年8月8日），朱天貴由浙江平陽總兵調往福建；1681年12月6日（康熙20年10月27日），姚啟聖和施琅受命進兵。1682年1月10日（康熙20年12月2日），所有參與攻臺澎的軍官加秩²²。

¹⁴ 靖海志，頁89-90。

¹⁵ 靖海志，頁91。

¹⁶ 靖海志，頁92。

¹⁷ 閩海紀略，頁63。

¹⁸ 〈康熙帝敕諭明珠等人鄭經抒誠歸順可住臺灣惟須遵制薙髮〉，康熙8年9月，國學文獻館（主編）臺灣研究資料彙編第一輯冊3（臺北：聯經，1993），頁556-557。

¹⁹ 閩海紀略，頁63。

²⁰ 靖海志，頁93。

²¹ 清代官書記明臺灣鄭氏亡事，頁19。

²² 清代官書記明臺灣鄭氏亡事，頁22。

1682年，鄭清雙方都在備戰，沒有使者往來，但清方已經掌握主動優勢。姚啟聖集結在銅山，預備攻打鄭氏的水師，因風向不對，轉回廈門；施琅建議姚啟聖用計分化鄭方，出兵之事，完全由他負責²³。

1683年年初（康熙22年1月），清方另遣使黃朝用到臺灣，議和四款；次月，鄭氏遣使隨黃朝用到大陸；又一個月，大陸來船載米接濟臺灣，臺灣米價稍平²⁴。這是鄭清澎湖之役前，最後一次議和。當時，劉國軒遣黃學，見過福建總督姚啟聖，希望「照琉球、高麗外國之例，稱臣進貢，奉正朔，受封爵，但不薙髮登岸」。姚啟聖上奏請示。清廷仍然堅持鄭氏薙髮歸誠，令福建督、撫等遴選賢能官員到臺灣招撫，如果發現有機可乖，提督施琅即行進兵。後來姚啟聖遣黃朝用到臺灣曉諭。1683年6月17日（康熙22年5月23日），令施琅儘速進兵²⁵。

五、施琅受命

1683年鄭清澎湖之役立功的施琅，早先是鄭成功的侍從參謀，因事被鄭成功監禁候斬，後來趁機脫逃降清。1680年春（康熙19年2月）施琅長子施齊和姪子施亥被鄭氏所殺，致使在北京的施琅難以釋懷。總兵施亥本是鄭經親信，因與堂弟施齊（清副將）謀擒鄭經，事露，兩家73口沉死在海。姚啟聖先幫忙爭取撫恤²⁶，不到一年，又推薦重用施琅。

施琅受命以後，分三階段，著手準備攻澎湖。首先是申請專款造船；其次，取得攻臺專責；最後是偵查攻臺路線。

（一）申請專款造船

1681年施琅獲任水師提督後，帶著家仇舊恨，11月15日（康熙20年10月6日）由北京抵達廈門，「點驗兵船，全無頭緒」，本欲「具疏入告，恐傷寅恭和衷」，隱忍著「一面整船，一面練兵，兼製造器械」²⁷。建造運兵船（小快哨）100艘、登陸艇（小

²³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沈雲（原著），臺灣鄭氏始末（臺北：臺灣銀行，1958），臺灣文獻叢刊第15種，頁76。

²⁴ 閩海紀略，頁64。

²⁵ 清代官書記明臺灣鄭氏亡事，頁27。

²⁶ 〈題明武員謀擒鄭逆事洩被殺請旨優恤〉，臺灣研究資料彙編第一輯冊3，頁559-587。

²⁷ 施琅，〈請決計進剿疏〉，臺灣研究資料彙編第一輯冊3，頁600-601。

八槳) 200艘的建議²⁸，到1682年夏(康熙21年4月末)，總算「船堅兵練，事事全備」²⁹。

(二) 取得攻臺專責

1680年鄭經敗歸臺灣以前，打垮鄭氏是福建總督、福建巡撫、福建水師提督、和福建陸路提督四人共同的責任，沒有一人專責。即使到了1682年5月23日(康熙21年4月17日)，清廷命侯機「酌行剿撫」³⁰，至少也還是姚啟聖和施琅二人共同的責任。

1682年6月19日(康熙21年5月4日)姚啟聖和施琅率師啟行進取台灣，之後，金門、廈門及陸路諸隘口，由福建將軍、巡撫、陸路提督、總兵官等防禦固守。由於海上風大，清兵無法前進，姚啟聖仍駐紮銅山、施琅移泊雲霄；清方情報偵知，鄭方劉國軒等扼守澎湖諸隘，可能趁清兵前進，即抄襲其後。於是議政王等會議，請檄總督姚啟聖、提督施琅，若目前風大，未便進剿，即統官兵回汛，整飭舟師，相機再舉。1682年7月13日(康熙21年5月28日)，清廷乃命姚啟聖等相機剿³¹。

因總督姚啟聖奏稱，閩省有綠旗官兵，又有漢軍甲兵，進取臺灣，防守地方，業已足用，且機會難定，糜餉實多，故建請撤回滿兵。1682年10月8日(康熙21年8月27日)，清廷命將軍喇哈達等盡率福建滿兵還京師³²。

而後施琅建請專任進兵、無拘時日之請求獲准，因而有1682年11月15日(康熙21年10月6日)諭令，福建總督和福建巡撫的責任，變成催辦糧餉³³。

早先施琅在1682年4月8日(康熙21年3月1日)，便疏稱「僅掌有水師提督印信未奉有征剿臺灣之敕諭」，建議讓姚啟聖免其躬親偕行，理由是姚啟聖「生長北方，雖有經緯全才，汪洋巨浪之中，恐非所長」，而且吳興祚才升任新職福建巡撫，「初到視事，恐未識閩疆情形」。如果總督策應糧運，行間將士無匱乏之患，「兵有爭先之勇，壯志勝於數萬甲兵」；如果總督與施琅「偕行，征糧何以催趲，封疆何所仰賴」³⁴。一時之間，清廷未有具體回應。

²⁸ 施琅，〈陳海上情形疏〉，臺灣研究資料彙編第一輯冊3，頁588-594。

²⁹ 施琅，〈請決計進剿疏〉，臺灣研究資料彙編第一輯冊3，頁601。

³⁰ 清代官書記明臺灣鄭氏亡事，頁22。

³¹ 清代官書記明臺灣鄭氏亡事，頁22。

³² 清代官書記明臺灣鄭氏亡事，頁23。

³³ 清代官書記明臺灣鄭氏亡事，頁24。

³⁴ 施琅，〈密陳航海進剿機宜疏〉，臺灣研究資料彙編第一輯冊3，頁595-599。

於是施琅又在1682年8月5日（康熙21年7月3日）疏稱，姚啟聖「滅賊之念實切，惜乎生長北方，水性海務，非其所長，登舟之際，心搖嘔吐」；施琅這下子豁了出去，追述前此在銅山候風，每天和姚啟聖「爭執南風進剿，不惟三軍皆悉其情，即通省士庶，亦皆共曉」，當時姚啟聖每天派遣各總兵，勸他聽從姚啟聖的「南風不如北風」，而施琅從未說過「南風不如北風」。已經62歲的施琅，自信從水師鎮營中，挑選精兵二萬，大小戰船三百號，便可以攻破鄭氏，可以不用陸師，以免多花費；如果陸師之中，間有勇敢效忠熟練海務能將，就讓他逃選一二。此次上疏，他還提到兩件消息，可能是其他人未曾詳細報告皇帝的³⁵。施琅可能因此獲得清廷更加信任，才能取得攻臺專責。

第一、施琅曾遣趕繒快船23隻，於康熙1682年7月8日（21年6月4日）午刻，從古雷洲開船，探查進攻路線；第二天午後（6月5日）未時到達澎湖貓嶼，擬進泊花嶼未成；第三天（6月6日）黎明，各船由虎井過（西）獅嶼頭，望見鄭方艦隻全部停泊在娘媽宮。娘媽宮方面，大船概起頭帆，小船盡起大帆，二十餘隻趕繒船駛出西嶼頭，另有十餘隻由南面而來。未時，清方傳砲收回各船，駛回廈門。

第二、1682年8月1日（康熙21年6月28日）守口兵丁遞送澎湖鄭氏投誠者柳勝、林斗二人之供稱鄭氏最新動態虛實。

六、澎湖決戰

澎湖多年未曾備兵，到1680年鄭經敗歸臺灣以前，才恢復戰備。1682年春（康熙21年1月），施琅在廈門等處調兵整船。鄭方由劉國軒以「銃船十九號、戰船六十餘號、兵六千人，撥諸將守澎湖；親身往來督視」³⁶。

1682年6月6日（康熙21年5月1日），兵部咨福建進兵³⁷，三天後清兵開始行動，姚啟聖「督率官兵至銅山候風」³⁸；6月22日，姚啟聖與施琅籌商進取，兩人討論十幾天，居然沒有共識。1682年6月21日（康熙21年5月16日），寧海將軍喇哈達與侍郎吳努春，來到銅山施琅行營，施琅託他們勸姚啟聖接納「乘南風進剿」，但姚啟聖以

³⁵ 施琅，〈請決計進剿疏〉，臺灣研究資料彙編第一輯冊3，頁603-605。

³⁶ 靖海志，頁93。

³⁷ 施琅，〈請決計進剿疏〉，臺灣研究資料彙編第一輯冊3，頁601。

³⁸ 靖海志，頁93。

「督提同心合意為辭」³⁹。清兵那一次等不到北風，鄭清決戰之日，也就往後延展了。

清方銅山候風，引起鄭方弁備，「劉國軒至澎湖，臺灣列兵守各港澳」⁴⁰；此時澎湖新舊【火貢】船、鳥船、趕繒船、雙帆【舟居】各船，有一百一、二十隻，劉國軒、林陞、江欽等將士六千餘，其中有眷官兵約二千人，其餘為無眷口之新兵；鄭軍當中，曾有企圖從澎湖娘媽宮操船投降清方，事敗被殺頭目共九人⁴¹。

1682年7月10日午後（康熙21年6月6日未時），施琅遣出的23隻趕繒快船離開澎湖海域，7月21日回到廈門⁴²。鄭方探知清軍撤回歸汛，乃調二千餘兵回臺灣耕種，只留四千人澎湖配船防守⁴³。

這年秋初（康熙21年7月）和年底（康熙21年11月），以及1683年年初（康熙21年12月），劉國軒往來調度，都到過澎湖。

劉國軒最後一次到澎湖，在1683年夏（康熙22年4月、5月），大約是施琅進兵前一個月⁴⁴。劉國軒偵知施琅要趁南風進兵，便從臺灣挑選精壯敢死者及抽調草地佃丁民兵，將洋船改為戰船，鄭方所有私船，盡行修整調集到澎湖，大小砲船、鳥船、趕繒船、洋船、雙帆船合計二百餘號，兵力二萬餘眾，官兵眷口全部遷居臺灣紅毛城和赤崁城；劉國軒本人在澎湖坐鎮，「娘媽宮、嶼頭上下添築砲城二座、風櫃尾砲城一座、四角山砲城一座、雞籠山砲城一座，東西蔕內一列砲臺四座、西面內外塹西嶼頭一列砲臺四座、牛心灣山頭頂砲臺一座，凡沿海之處，小船可以登岸者，盡行築造短牆，安置腰銃，環繞二十餘里」，分兵死守，「星羅棋布，堅如鐵桶」⁴⁵。

康熙22年6月，姚啟聖在銅山為施琅餞行，啟聖說，三次進攻都展期，每次都花費不少，「力已盡矣」，此後無法再為他餞行了。施琅想到當時正值盛暑，多南風，啟聖意在逼他進兵，只好慷慨成行，為書訣別妻子。施琅的部下，所有參與進兵的，也都寫下遺書，處分後事。施琅率提標全部，以及「興化、平陽、銅山、金門、海壇、

³⁹ 施琅，〈請決計進剿疏〉，臺灣研究資料彙編第一輯冊3，頁601-602。

⁴⁰ 靖海志，頁93。

⁴¹ 施琅，〈請決計進剿疏〉，臺灣研究資料彙編第一輯冊3，頁604-605。

⁴² 施琅，〈請決計進剿疏〉，臺灣研究資料彙編第一輯冊3，頁603。

⁴³ 施琅，〈請決計進剿疏〉，臺灣研究資料彙編第一輯冊3，頁605。

⁴⁴ 靖海志，頁93。

⁴⁵ 施琅，〈飛報澎湖大捷疏〉，臺灣研究資料彙編第一輯冊3，頁611-612。

廈門諸鎮之師共數萬人，舳艫數百，禡牙舉帆，自銅山南向，而啟聖亦進屯廈門為聲援」⁴⁶。

1683年7月8日（康熙22年6月14日），施琅率師船由銅山進發。7月9日，到花嶼，泊八罩水坎澳，另遣官至將軍澳、南大嶼等島，安撫居民⁴⁷。劉國軒分左武衛林陞等守雞籠嶼，吳潛擾八罩不克，死⁴⁸。國軒驍將江欽、邱輝請邀而擊之，不許⁴⁹。

7月10日一早，清軍發起攻擊。「清軍先鋒游擊藍理以烏船先進，國軒奮擊，盡沒其船」，藍理被擒，接著施琅的旗艦（樓船）被攻擊，雙方發生肉搏戰，施琅右眼被射傷，鄭方左衝鎮楊德卻讓施琅脫身而去，施琅「收出西嶼頭，拋泊洋中」。清軍泊北風澳⁵⁰。鄭方並未乘夜掩擊，各船皆泊南風澳，劉國軒暗笑清軍靠泊方位不對。

7月11日，施琅退屯八罩，「集諸將，申軍令，總兵以下按以失律罪，令立功自贖」⁵¹。「國軒帥陳啟明、王隆、曾瑞、江勝分屯虎井（在八罩西，八罩在澎湖大山嶼南）、桶盤二嶼（雞籠在大山嶼西，西嶼南，桶盤在西嶼西），而自將攻琅，與賢等力戰，自辰至午，國軒負重創退，琅遂麾諸軍夜進，乘風焚殺」。

7月12日，清軍攻下虎井、桶盤二嶼⁵²，；施琅追擊「過猛，擱淺被圍，藍理負瘡潰圍救出之」⁵³；這一天的晚上，臺灣方面才得「報清兵舟至澎湖」，引起極大驚慌，不久，又得到澎湖捷報（7月10日），民心稍定。7月13日，鄭方傷兵二百餘，由澎湖

⁴⁶ 澎湖臺灣紀略，頁7。

⁴⁷ 林豪，澎湖廳志（臺北：臺灣銀行，1963。臺灣文獻叢刊第164種），頁354。

⁴⁸ 臺灣鄭氏紀事，頁77。

⁴⁹ 澎湖廳志，頁354。

⁵⁰ 臺灣鄭氏始末，頁77，獨載「禽理」。施琅在〈飛報澎湖大捷〉中，既未提到藍理被擒，亦未提到藍理受傷。澎湖廳志，敘述較詳，但藍理已經「腹中砲，腸併出」，還可以在使用匹練裏傷，立即「持刀跳盪，聲如巨雷」，不無可疑；頁355：「十六日早，大兵進攻澎湖。署右營遊擊前鋒藍理，一船當先，與敵將曾瑞決戰，大呼陷陣。以鐵鉤鉤其船，火器砲石對擲如雨，煙焰蔽天。藍理腹中砲，腸併出；其弟珠急覓匹練裏之。理持刀跳盪，聲如巨雷，土氣百倍。敵舟有飛天鼠者，沿大桅而上，啣刀捫繩，伏伺篷陰；敵船轉篷向外，則跳下突擊。理弟揮刀斬之，賊皆奪氣。時大風暴發，諸將衝鋒陷陣，深入重地；賊艘年齊出合圍，勢危甚。琅自將坐駕衝入賊艘，矢集琅目幾殆；總兵吳英隨後繼進。鏖戰良久，殺其將揚威將軍沈誠、義武鎮陳侃等；其水師總督林陞中重傷遁去。我軍或被風飄散，幾為所乘」。

⁵¹ 臺灣割據志，頁79。

⁵² 臺灣鄭氏紀事，頁77。

⁵³ 澎湖廳志，頁355。施琅在〈飛報澎湖大捷〉中，提到藍理參加了七月十六日的最後決戰，但藍理的進攻發起位置，與另一位遊擊，同在次右之右，不再是前鋒了。

載歸臺灣⁵⁴；施琅坐小哨，往內外塹、蒔理，縱觀形勢，其總兵吳英獻謀，用五梅花陣法，令數船專攻鄭氏一船，被施琅暗中接納⁵⁵。

7月14日，施琅派人帶信招降劉國軒，並問安；國軒回信暗諷：『尊侯仕明遊擊，亡歸延平，復主甫逃，臣事三姓，此足下之智若轉圜，勇於舍舊，捷出尋常萬萬，猥欲策駑末步驥塵，殷因意厚，敢不拜嘉。國軒老矣，君存與存，君亡與亡，若一旦背而他之，卒然反噬，雖犬馬有不忍為，而謂國軒不犬馬若也？詰朝相遇，不盡欲言』

⁵⁶。

7月15日，施琅又派人帶信、帶錢，向馮錫範和其他守將招降。7月16日，施琅又遣使到劉國軒軍前，諸將皆不願戰。劉國軒對他們曉以大義，說清方就只能利用施琅和朱天貴兩人來對付鄭氏，兩軍殺掠相當，勝敗未卜，為何要氣餒。結果得到大家的同意⁵⁷。

7月16日，最後決戰開始。當天破曉前，鄭有颱風在石垣島海面，臺灣海峽在暴風圈內，澎湖北風大作；上午七時左右，颱風中心進入彭佳嶼海面，澎湖風向轉為西北，巍峨巨雲群立；到下午二時，颱風中心移到福州近海，赤道鋒面帶通過澎湖，剛好打雷，澎湖風向轉為南風⁵⁸。

清方兵分三路，隨征都督陳蟒領船50隻，從東畔蒔裡直入雞籠嶼；總兵董義領船50隻，從西畔內塹直入牛心灣；施琅自將大島船56隻，分為8隊，每隊7隻，各作3壘，施琅居中，總兵吳英、朱天貴、陳龍、陳昌、林賢、楊嘉瑞、參將羅士珍、遊擊藍理、曾成各領一股，分左右對齊進，不列大陣。惟約以5艘攻鄭方一艘，人自為戰。餘船80餘隻，隨後援應。施琅督率嚴陣指揮，直向娘媽宮⁵⁹。

國軒悉眾逆戰，擊沉清方大艦數十，朱天貴中砲死。到了中午，風向改變⁶⁰，原本

⁵⁴ 閩海紀略，頁65。

⁵⁵ 澎湖廳志，頁355。

⁵⁶ 臺灣鄭氏紀事，頁77-78。

⁵⁷ 臺灣鄭氏紀事，頁78。

⁵⁸ 周明德，〈天氣對澎湖癸亥海戰之影響〉，臺灣風物，卷三七，期三（1987年9月），頁71-73。周文誤以決戰日為七月十七日。

⁵⁹ 澎湖廳志，頁355。

⁶⁰ 臺灣鄭氏始末，頁78。

南風汛發，忽疾雷一聲，颶頓止，轉起北風，鄭方艦隻自相撞碎，而清方卻安穩無恙⁶¹。臺澎俗諺：六月一雷止九颶，此時應驗。農曆六月間吹起北風，不算正常，天候反常，有利施琅，施琅並未據此報告清廷。

施琅奏報的7月16日決戰，鄭方「各處砲城及迎敵砲船、鳥船、趕繒大小各船，四面齊出迎敵」；每船「安紅衣大銅砲一位，重三、四千觔，在船頭兩邊安發【火貢】二十餘門不等，鹿統一、二百門不等，砲火矢石交攻，有如雨點，煙焰蔽天，咫尺莫辨。」戰鬥從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自辰至申），鄭方被焚毀「大砲船十八隻，擊沉大砲船八隻，焚毀大鳥船三十六隻、趕繒船六十七隻、洋船改戰船五隻……乘風燒毀鳥船一隻、趕繒船二隻」；鄭方「拼力死鬥，勢難支，用火藥藏於船艙，發衝心砲，自焚砲船九隻、鳥船一十三隻」，鄭方高級將領四十七人陣亡、中級軍官陣亡三百餘員，總計鄭方陣亡、自焚、跳水溺死官兵，高達一萬兩千多人，「浮屍滿海。」鄭方只剩「小砲船三隻、小鳥船二隻、趕繒船十一隻、雙帆艍船十五隻」，從北面吼門遁走。鄭方陸路守將果毅中鎮楊德等軍官165員、兵4853名投降⁶²。

澎湖陷落的消息，在7月18日中午傳到臺灣；當晚，劉國軒與蕭、姚兩將回到臺灣⁶³。鄭清澎湖之役落幕，鄭氏政權不久也結束了。

七、結語

1683鄭清澎湖之役，為鄭氏政權存亡之戰，也是澎湖歷史上的大事。勝敗雖是兵家常事，但這次戰役的勝敗，武力決戰之外，卻有若干因素影響鄭軍戰力。

第一、鄭經的最後幾年（1674-1680），耗損國力在福建、廣東沿海，不但落得一場空，而且失去控制多年的廈門（思明州）；結果影響到鄭氏的海商貿易。

第二、從1679年起，清廷強化遷界，一直到鄭氏敗亡，鄭氏無從進行和大陸之間的貿易，影響國力至鉅；

第三、鄭經敗歸臺灣以後，為防範內奸，禁止私船出洋；可以想見，連對日本、呂宋的貿易都衰落了，靠海商貿易累積國力的政權，自然今非昔比；

第四、陳永華、鄭經相繼去世，主幼國疑，叔姪相猜，劉國軒雖有軍事長才，足以應

⁶¹ 澎湖廳志，頁355。

⁶² 施琅，〈飛報澎湖大捷疏〉，臺灣研究資料彙編第一輯冊3，頁616-619。

⁶³ 閩海紀略，頁65。

付清軍，內政方面竟無人可撐大局，握有大權的馮錫只是個庸人，沒有任何積極有效作為。政治領導中心出了問題，怎堪抵擋外來武力？

第五、鄭氏政權的最後三年，發生乾旱和飢荒，甚至一度依靠對敵的清方米船接濟，卻毫無其他解救辦法。民生問題不能有效解決，對士氣有影響。

第六、在清體制之下，事事講求相互牽制，施琅居然能獲得專責進攻鄭氏，時機太湊巧。如果清廷在被蒙蔽之下，授權施琅專責，也就是說，如果姚啟聖其實沒有像施琅奏報清廷所說，一上船便暈船嘔吐的情形，那麼清廷的決策便不是理性了。

第七、澎湖之役雙方兵力相差不多，但鄭方備多力分，清方重點進攻，並且採取「五船打一船」戰術，極力避免鄭方最擅長的火炮。

第八、劉國軒大概想保全實力，以逸待勞，因此未能聽屬下建議，追擊初敗的清軍，可能錯失良機。

第九、農曆六月，向來吹南風，忽然打雷，改吹北風，機率極小，居然在關鍵的戰役中發生。

第十、施琅走運，鄭方諸將中，大半認得他，但並非人人都與他舊交不錯，若不是遇左衝鎮楊德，而是別將，1683年7月10日的夜晚，施琅可能就沒得玩了。

區區臺澎，在鄭成功、鄭經時代，可以抵擋清軍，到鄭克塽卻撐不住，原因何在？個人以為，1683澎湖之役應只是一個考驗而已，即使鄭氏不落敗，在下一次戰役，仍然有敗戰的可能。劉國軒在1683澎湖之役前一年（康熙22年夏6月）與馮錫範的對答，其中的「天命靡常，人心鮮固，內憂外患交訌存乘」，值得一思，可看出像劉國軒這樣的軍事家，也不認為武力決戰乃勝敗關鍵。

國軒大修戰艦，繕甲兵。

錫範笑曰：『吳、耿、尚三王皆靡，延平乃賴公獨存』。

國軒曰：『東寧地什湯、武，沃壤宜耕，穀蔬果實，少歉多豐；又有糖鹽竹木之饒。交市商舶，鹿麝、珍禽、名材、異卉、皮甲、銅鐵、不可剩用；練卒百萬，繕艦數千，銃砲、神器、硝磺、怪藥、不待他求。環海依山，天限莫入。見利則略地進取，沿海皆通；無利則堅守力農，人人自給。幸投天隙，以圖霸王，舉天下無足抗耳。若夫天命靡常，人心鮮固，內憂外患交訌存乘，則桀、紂富有四海，亡可翹足待也』⁶⁴！

⁶⁴臺灣鄭氏始末，頁76。

徵引書目

〈天氣對澎湖癸亥海戰之影響〉，周明德，臺灣風物，卷三七，期二（1987年9月）

清代官書記明臺灣鄭氏亡事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

臺北：臺灣銀行，1963。臺灣文獻叢刊第174種。頁19-28。

清朝柔遠記選錄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 王之春（原著）

臺北：臺灣銀行，1961。臺灣文獻叢刊第126種。頁8-10。

海紀輯要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 夏琳（原著）

臺北：臺灣銀行，1958。臺灣文獻叢刊第22種。頁67-77。

靖海志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 彭孫貽（原著）

臺北：臺灣銀行，1959。臺灣文獻叢刊第35種。頁82-97。

臺灣研究資料彙編第一輯冊3 國學文獻館（主編）

臺北：聯經，1993。

臺灣割據志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川口長孺（原著）

臺北：臺灣銀行，1957。臺灣文獻叢刊第1種。頁76-79。

臺灣鄭氏紀事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 川口長孺（原著）

臺北：臺灣銀行，1958。臺灣文獻叢刊第5種。頁70-72。

臺灣鄭氏始末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 沈雲（原著）

臺北：臺灣銀行，1958。臺灣文獻叢刊第15種。頁75-79。

閩海紀略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

臺北：臺灣銀行，1958。臺灣文獻叢刊第23種。頁61-65。

澎湖島 東鄉吉太郎 臺南市：嵩山堂 1932 頁98-103。

臺北：成文，1958，翻印本，澎湖島二種。

澎湖臺灣紀略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

臺北：臺灣銀行，1961。臺灣文獻叢刊第104種。頁8-12。

澎湖廳志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 林豪（原著）

臺北：臺灣銀行，1963。臺灣文獻叢刊第164種。頁353-356。

聯合報 〈康熙統一臺灣 首取澎湖〉 夏承華 1999/05/03/p.15